

看护特需子女的无依与无奈 当我老去了 孩子， 谁来照顾你？

人口老龄化，对看护的需求也随之增加。看护对象不仅是年迈父母长辈，还包括比自己年轻的、有特殊需求或残障的子女或亲人。很多看护者从子女一出生就负起全职看护责任，无法工作积蓄足够财富。随着自己年纪变大体力变衰，收入骤减或完全没有，医药费因两代人齐齐衰老而节节攀升，生活压力日益沉重。一根蜡烛两头烧，如何是好，艰难挑战该怎样应对？本期《实况报道》，让三个案例的苦命人讲述他们家的故事。

实况报道

苏秉苓 sulp@sp.com.sg

新 加坡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，到2030年，每四名新加坡人当中，就有一人(24.1%)年龄超过64岁。今年，80岁或以上的国人约14万人，比10年前增加了约65%。

据2020年人口普查，我国50岁或以上的居民当中，13.3%是残障居民。64岁以上的占比达26%。

人口老龄化，对看护的需求随之而增。看护对象不仅是年迈父母长辈，还有比自己年轻的、有特殊需求或残障的子女或亲人。此外，近两年，年龄介于15岁至64岁的残障居民中，约六成没有工作，换言之，他们没有经济自主能力。

以接受社会服务为例，长期接受护理的特需者当中，有一半的看护者年龄在60至64岁。

这些数字，说明了年迈父母看护子女长特需子女的情况，正越来越普遍。接受照护者扶持服务部主任苏小燕说，随着医学进步，残障人士的寿命延长，他们很有可能活得比看护者更久，这个数字肯定会增加。

老人看护老人，住将出现几个隐患。第一，体力、财力和心力长期耗

▲这13年来，陈建祥每周都会带着特需女儿陈惠群出门。这是女儿最开心的事，即使家中已有多套零食和衣服，陈建祥还是会照从女儿的要求，买零食、衣服、饼干和汽水给她。(王冠理摄)

中心，或没有参与特别安排的就业机会，“特需或残障状况较严重者，没有足够的公共资源安排他们接受独立生活和发福利津贴。他们更难融入社群，独立生活的住房选项，也非常有限。”

这些难题，并非会随着岁月而消失，反而愈发成为看护者的忧虑。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，会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，在自己无法继续看护时，确保了女得到良好照顾。一些方案如设立信托基金以应后需。

但沈小燕说，信托基金在父母无法照顾子女时才生效，至于健康较差但仍能看护子女的年迈父母，支援方案选择有限。

她说，未来规划很重要，看护者应该审视自己的健康和财务状况，以发展成亲人的负担。这方面，触觉协助看护者申请监护人安排，安排预先护理计划和持久授权书，或减轻忧虑。

苏小燕提醒父母需考虑老龄化社会中子女在照顾残障或患病父母时，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。随着全球化和科技快速发展，变得更为复杂和多样化，必须从系统性的角度审视问题，采取多层次行动支持这些家庭。

首先，必须在特需者年幼时，就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培训，而不是等到父母年老了才采取措施。在早期阶段就培养自理能力，能大大提高他们未来独立



陈建祥为女儿 设信托基金 规划看护安排

电视里不断传来连续剧的人物对白，40岁的陈建祥并不烦躁地盯着，耳朵听着其他人的对话。陈建祥和父亲陈建祥(79岁)住在碧山三房组组屋里，自母亲13年前去世后，就单独睡主房。房里摆满了多地的玩具熊和衣服，单人床上堆满零食。吃剩的食物倒了和盒子、纸张等，陈建祥每周为她打或换洗床单，都引父亲陈建祥的抗议，所有“垃圾”必须物归原位。

每个周末，陈建祥一早穿好三层衣服，“啊啊”地吵着父亲带着她出门，出门时一定要穿全套零食、衣服、饼干和汽水给她。陈建祥说：“如果买了，她就大声喊，路人一直看着我，以为我虐待她。”

太太去世后，陈建祥辞去售货员一职，全职照顾陈建祥。陈建祥18岁从特别教育学校毕业后，就一直留在家中，12年前才开始到接受日间护理工作。

陈建祥轻度智障，表达能力不好，生活自理能力，但没有理财观念，“不过我很爱财，我有画画每个月能给自己赚100元到300元。”

靠卖回屋契和津贴 两父女生活还能过

不久前，陈建祥选择把部分屋契卖回给建祥，每个月靠卖1100元，还有政府每个月发放的700多津贴，生活还可以。自己每天散步看报纸下去，“我要长久长寿下去。”

2015年，陈建祥在亲友的协助下，规划陈建祥的未来看护安排，加入特别信托基金设立信托基金，“如果我死了，也就放心，至少信托局会安排打理财产、安排她的看护。”

他结婚多年才育一子，但陈建祥的情况，与太太大不相同。陈建祥说：“我们从来没有过过父老，最远是到云云。人生如朝露，我这是会照顾她一辈子，这种托付给我的，放弃她不对，好坏都是自己的。”

访问结束后，陈建祥匆匆到对面的商场打包炸鸡给她，给自己打包经济饭菜，“今天是周末，有访问不能出去，我答应炸鸡和豆奶给她。”



黄锦(右后)的四个智障子女，平日工回到家中，先是轮流冲凉吃晚餐，然后在电视节目的陪伴下结束一天的生活。周末没上班，电视节目和手机是他们唯一消遣。(李俊仪摄)

一人照顾四个智障儿 黄锦：这是我的命没办法

黄锦五年前丧夫，家中两儿两女都有轻度智障，年龄介于50岁到58岁，全由自己照顾。他们生活虽然能自理，但表达能力有限，也不懂得理财。

丈夫和老二平日在社服机构MINDS工作，老三在洗衣厂工作，老四在昇松超市当包货员。四人月薪分别是50元、75元、约270元和170元左右。

一家五口住在义顺老五房式，每月开销1500元，不包括医药费。黄锦(78岁)患有三高，两年前因体力衰弱，无法继续当校工，如今只能靠积蓄维持。

黄锦日常生活简单，清晨准备早餐，子女吃完结伴下楼坐校车上班，自己则散步步行15分钟到附近超市买菜吃晚饭，回家洗衣打扫，下午两点多开

始准备一菜一鱼的晚餐。四点多子女一起到家，轮流冲凉吃晚餐后，一天就在电视节目的陪伴下结束。周末没上班，电视节目和手机是唯一消遣。

黄锦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教育程度，很早就辍学当工，当过工厂女工、食堂帮手等基层活儿，婚后丈夫收入少，她的工资全用在家。

黄锦从搭飞机到国外旅行，最远是20多年前到马来西亚二日游。她自己和家人的家人，子孙满堂，智力正常，但各有家庭和生担子，无暇照顾黄锦这家，她的持久授权书执行人是大姐的儿子。

自己的人生如此，她苦笑说：“没办法，这是我的命。他们小时，有人问我要不要送别人养，怎么办？别人

他们小时，有人问我要不要送别人养，怎么办？别人那里可能照顾得好？——独自照顾四个轻度智障儿的黄锦

哪里可能照顾得好？我也不期待孩子会结婚成家是找到他工作。”黄锦用理财经解释：“他们不懂得如何打理钱财，学校老师叫我和特需信托机构作安排。我死后就由政府把他们送到安老院。”

没有期待不代表没有爱。孩子爱吃肉，她餐餐为每人一条鱼。谁早餐吃什么，她还准备，“不用想太远，日子就这样过。”

许玫瑰：看到女儿满足的笑容是最大安慰

今天记者来，多蒸一片鱼肝，给你吃。
——许玫瑰温柔地看着女儿钟慧珠，钟慧珠看起来很满足，笑容满满



许玫瑰(右)把鱼肝切成小块，放进女儿钟慧珠的碗里，一片半鱼肝配一碗饭的顿顿午餐，慧珠吃得开开心。(苏秉苓摄)

一片鱼肝一碗饭，这是许玫瑰(76岁)和女儿钟慧珠的日常一餐。

钟慧珠四岁方生，父亲去世了，留下她和三岁的妹妹。许玫瑰成了寡妇，没有受过教育，靠从事衣服缝补维持。钟慧珠一岁多时发育迟缓，因脑发育迟缓，影响智力发育。

钟慧珠今年60岁，只能自理，但许玫瑰放心，对钟慧珠的照顾无微不至，像把屎把尿切小块地喂她，监督她洗澡坐她玩水和休息，凡事亲力亲为。

许玫瑰说，慧珠是自己的无知导致钟慧珠不能像妹妹那样结婚生子。钟慧珠有智障，沟通和认知能力有限，平日上学校车到同德仁医院日间服务中心，学习简单的生活技能。下午三时回家，就一直坐在三房式组屋外的走廊，坐着车，直到妈妈叫她吃饭。

许玫瑰：看到女儿满足的笑容是最大安慰

许玫瑰说，慧珠是自己的无知导致钟慧珠不能像妹妹那样结婚生子。钟慧珠有智障，沟通和认知能力有限，平日上学校车到同德仁医院日间服务中心，学习简单的生活技能。下午三时回家，就一直坐在三房式组屋外的走廊，坐着车，直到妈妈叫她吃饭。

许玫瑰说，慧珠是自己的无知导致钟慧珠不能像妹妹那样结婚生子。钟慧珠有智障，沟通和认知能力有限，平日上学校车到同德仁医院日间服务中心，学习简单的生活技能。下午三时回家，就一直坐在三房式组屋外的走廊，坐着车，直到妈妈叫她吃饭。

许玫瑰说，慧珠是自己的无知导致钟慧珠不能像妹妹那样结婚生子。钟慧珠有智障，沟通和认知能力有限，平日上学校车到同德仁医院日间服务中心，学习简单的生活技能。下午三时回家，就一直坐在三房式组屋外的走廊，坐着车，直到妈妈叫她吃饭。

同德仁中心医疗社工梁嘉勇

同德仁中心医疗社工梁嘉勇采访时说，除了日间服务中心，体仁院也为成年体障和智障者提供住宿服务及暂住服务。钟慧珠在母亲去世期间曾住在这里。这里的住户各有故事，有的是父母或兄弟姐妹无力或因其他原因照顾特需者，有的是家人都已过世无人照料。

“他们住没有过什么烦恼，安插住哪就住哪，有的住到住到老，有的也过什么外出走动。”

尽管如此，梁嘉勇说，他们的要求不多，生活过得简单，或者因思想单纯，小东西就能让他们感到快乐。许玫瑰说：“我的生命，很苦，可是我要尽量保持健康。我还要照顾她，自己生的孩子，当然自己照顾。”

许玫瑰说，慧珠是自己的无知导致钟慧珠不能像妹妹那样结婚生子。钟慧珠有智障，沟通和认知能力有限，平日上学校车到同德仁医院日间服务中心，学习简单的生活技能。下午三时回家，就一直坐在三房式组屋外的走廊，坐着车，直到妈妈叫她吃饭。